

焕爹又要乘火车

□ 陈慈林（浙江杭州，国企干部）

前不久，同乡好友阿焕告诉我，今年国庆节，他儿子阿彪结婚，打算把80多岁的老爹从宁波老家请到杭州喝喜酒，到时邀我作陪。

焕爹坐汽车晕车，只能坐火车。但多年前一次坐火车经历让他留下噩梦般的记忆：因为方言引起与乘警的误会，差点被送进派出所。幸亏那天我正好在车上，才疏解了一场纷争。我也由此结识了阿焕。

从此，焕爹一听坐火车就很抗拒，20多年再没到过杭州。这次要不是为了参加孙子婚礼，说什么也不愿意再坐火车来杭州了。

老辈宁波人大都不会说普通话。就算学说普通话，也有“石骨铁硬”的感觉，故民间流传着“宁愿与苏州人吵架、不可

与宁波人说话”的俗语。

那年焕哥刚从外省调回杭州，想请老爹到杭州住几天。老爹说：“你忙，就别来接了，我让你弟弟送上火车，你到车站接我就行了。”那时买票尚未实名制，老人出门也没带身份证的习惯，车站还依靠人工安检，焕爹不会说普通话，乘警又听不懂宁波话……诸多元素综合，就为一场哭笑不得的“风波”奠定了基础。

火车开动没多久，乘警就到各车厢查验身份证件及危险品、违禁品。

年轻乘警是北方人，不久前才调到这趟车上值乘，听不懂宁波话。焕爹说的是他自创的宁波普通话，这就鸡同鸭讲起来。

乘警索查焕爹身份证，焕爹说：“没带。”

“那你家住哪里？”“北仑区、北仑港。”乘警听成了“不能去、不能讲”。什么地方这么神秘？看焕爹一本正经，不像开玩笑。又问他蛇皮袋里装的是什么。“几包自家采摘的茶叶”。乘警听成了“几包自家制的炸药”，赶紧把老头约束在座位上，一面疏散周围旅客，一面大呼列车员过来帮忙。

两人小心翼翼打开蛇皮袋：里面是两大包手工炒制的土茶，自然没有炸药踪迹。感觉受了戏弄的乘警很恼火，打算把老头送交前方站派出所处理。

我在隔壁车厢听到喧闹声，过来问清原由后，赶紧向乘警作了解释，方知是方言惹的祸。希望焕爹此次行程能够顺利。在实名制购票的情况下，也应该顺利。



手机复得记

□ 殷卫钢（上海，国企干部）

前不久，我骑车外出采购食品——“战果”颇丰，买到了香莴笋、蓬蒿菜、胡萝卜、西红柿等蔬菜，还有红肠、狮子头等熟食。接着，我又顺路到宜川路上的一家水果店去买些水果。当我挑选好芒果、香蕉，到收银台前准备付款时，一摸拴在腰带上的皮手机套，是瘪的；再摸几只口袋，也没手机。手机是不是丢掉了？我当即惊出一身冷汗，因为一路上我已去过好几家商店，再返回去找手机，无疑十分麻烦。

我想，假如这时手机被他人捡到，一种是想方设法找到我，归还手机，我将感激不尽；另一种，如果对方是宵小之徒，贪图小利，三钱不值两钱地将它转卖给他

人，那对我来说，损失可是太大了呀！因为手机里不但有电子钱包，还有许多不宜外泄的个人信息等，重新输入也很麻烦。更重要的一点在于，现如今如果没有手机，将寸步难行！如果手机无法找回，还得想办法尽快办理相关挂失手续，重新买手机，花钱不说，真是特别麻烦的一系列事。这时候，我甚至有些胡思乱想。

正当我六神无主、沮丧不已的时候，在一旁也在买水果的一位大姐过来安慰我道：“别急、别急，我来打你的手机看看。”

我赶紧告诉她我的手机号。一会儿，在距离我俩六七米远的香蕉货架上响起了手机铃声。我跑去一看，果然是自己那部

手机！在对那位大姐连声道谢的同时我才想起来，在刚才挑选香蕉时，我嫌串头太大，便放下手机，去拗香蕉串，而拿好香蕉后却忘记拿手机了。

在回家的路上，经过一个西点食品店，我毫不犹豫地跨进去，买了两百块钱的精美点心，以犒劳自己，让家人分享。这时候我又突然想到，倒是也应该感谢一下那位及时提醒我的大姐！我的手机上有她的来电显示，倒是能联系上……

无论如何，一部手机的失而复得，成了那一天当中我最开心的一件事。当然，其中的教训也值得自己在今后的生活中牢牢记取。

